

共产党人

戚积广 选编

5



理想之歌

大江歌罷掉頭東
遙望中原科濟乏窮
面壁十年圖破壁
難酬蹈海亦英雄



时代文艺出版社

共产党人理想之歌

戚积广 选编

第5册

时代文艺出版社

洪三泰

从一无所有到拥有辽阔的歌的原野，
呐喊在生活的底层、时代的前沿，我的诗
神带着血与火的人生走向未来。

绿 梦

——当一位共产党员走进森林……

我曾流着泪写

《归来哟，我的森林……》

两百行诗早已枯萎，

我的滂沱泪雨，

难浇活一条草根。

当大兴安岭那把火，
焚烧我的心，
当南方的刀斧电鞭，
鞭答我的灵魂，
我再次走进森林。

如果山一片片地死亡，
焦土便会堆起人类之坟；
如果长河腰斩流沙如海，
大漠将会消化一座座绿村；
谁砍我心中
这片常青的森林？！

山的死亡，
是人类的死亡；

山的新生，
是人类的新生；
活着的人呀，
不要自我断子绝孙！

森林英勇就义，
平原饥渴，山峦呻吟。
空山惨设祭坛——
祭活生生死去的大山，
祭祖宗三代四代五代，
祭一切曾青春勃发的生灵。

我见过雷州赤地，
火烧八月，
断肠风把家园啃尽。
我是火烧过的儿子，
雷劈过的儿子，

龙卷风剥得精光的儿子，
我哭着走向荒野，
呼唤苍凉的人生。
我见过粤西秃岭，
幼木夭折，竹裂声沉，
四月苍山流血，
溪流呜咽无泪，
山民伤心断魂。

我见过西北火烧戈壁，
烟起大漠，死寂惊人。
东北西南，
兽禽逃绝，浓烟卷云；
漫长的海岸，
沙埋百草，潮淹红林。

我想起饥饿岁月，

山洗地空，雨寒风冷。
想啃树皮，皮已精光。
想吃树叶，叶已凋零。
想嚼青草，草已成灰。
想吞黄土，土正扬尘。

我和父老，
都站在历史的断层，
命运的断层，
在生与死的悬崖，
听空山悲鸣……

我多不愿看到——
历史憔悴赤裸，
神州晕眩发颤，
民族饥渴失魂；
不愿万物烤成焦炭，

生灵化作灰烬，
地球变成死星。

让我走出喧嚣闹市，
走进茫茫森林，
一杯清茶，洗净仆仆风尘。
手举一片绿叶，
从黄沙红土的忧虑，
走进生命墨绿的阵营。
幼苗的喜悦，
嫩叶的欢欣，
千里万里碧绿的期望，
哪里有绿色，
哪里就有我狂喜之心。

走进森林，
踏破寂寞幽深，

方知朝野之间，
山重水复尚有知音。
方知官民之间，
血脉相连落地同根。
方知历史和现实之间，
仍有旦夕祸福不测风云。

为官者都走出闹市吧，
走出烟雾弥漫的会议，
走出过度膨胀的工程，
走出享受与安闲，
和多如流水的宴请，
走出人情的烦忧，
权欲的纷争，
走出高墙深院，
走出自结的蛛网厚茧，
走出人生九曲桥的迂回，

假山假景的朦胧。
到热带雨林里去，
翠绿色阳光尽染双鬓。
滴翠声里，想人生浮沉，
哪里是伊甸乐园之门？
告别黄土高坡，
告别一无所有，
告别饥渴的岁月，
也告别地上，
所有烘焦的灵魂。

我的共和国还很年轻，
神州却已雪染双鬓。
还我大地丰茂，
还我民族童心，
还我恐龙
和一切绝迹亿年的精灵，

为天宇还一颗
永远墨绿的星球。
曾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的人啊，
请都走进翠绿的森林，
走进人类生命的起源，
奔向我中华民族的新生。

1988年12月27日

〔作者作品简介〕

洪三秦（1945～ ），广东遂溪人。1966年在广东省海康县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诗集《天涯花》、《孔雀泉》等多种。

《绿梦》是诗人为祖国的繁荣、民族的兴旺、山河的绿化而发出的有力的召唤。同时，也是对毁灭森林者的讨伐，对漠不关心者敲起的警钟。诗作的字里行间，充溢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感。

高洪波

“更无花态度，全是雪精神。”辛弃疾在证明一种人生态度。作为共产党员诗人，在大时代的风浪面的，“雪精神”至关重要。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靠你自己去掂量了。

致麦新烈士

——你，长眠在我故乡的土地上

我是在一首歌中认识你的。

你把自己的名字
镌刻在一把大刀上。
这大刀很沉重，很明亮
插在中国的历史里
插成一座刀碑！

父辈们传说：
麦部长的个子很小，
在土匪的伏击中
来不及跃上高大的战马。
父辈们传说：
你让通讯员驰走了，
自己留下来掩护，
这通讯员后来当了县长。

你是南方青年，
与科尔沁素来无缘。
你却把血洒在草原深处

洒在嘎达梅林
马蹄踏过的地方。
你的血掺着你的歌
开出蓝色的马莲花，
星星点点，
染遍了绿色草原。

那是在南方的军营，
我唱过你的歌子，
我手头没有大刀，
有一杆半自动步枪。

我看你站在连队里
挥着青春的手臂
指挥着千百条喉咙
纵情高唱！

从此我坚信，

共产党人理想之歌

只要冲锋号震响，
你就会一跃而起，
向每个来犯的鬼子头上
劈一道闪电的刀光！

1986 年夏

答 案

从小我就崇拜共产党员，
他们冲锋在前，打仗勇敢。
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
多么让人向往和惊叹！

我家有四名共产党员，
不知为什么那么平凡？！
他们象常人一样忙忙碌碌，
也象常人一样穿衣吃饭。

离休的爷爷喜欢养花，
奶奶爱当全家的“总管”，
爸爸没事时爱下象棋，
妈妈呢，常常捉我洗手洗脸。